

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爲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爲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苦賣菜

吳歸命倂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
耆家有賈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
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菜作平慮草以
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
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
賈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爲草
妖予按賈菜即苦蕒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天
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

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
何狀楊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
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
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
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
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

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
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
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
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
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
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
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

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脩之
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
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二脰皇子服學生之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
筐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博
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
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雖居蕞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爲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

畏死則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
多以爲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
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爲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
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爲敵國慄
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
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

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倏擾至於空天下而爲盜
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
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
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
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
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
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
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
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彘高從容立計以
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
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
郡城爲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爲謀主才用
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
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

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
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
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
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晔勸甫引兵取越憑
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閭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
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
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
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

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爲
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宜復奉
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切恐功名成
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
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
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
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
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

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
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
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
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
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條列七
事爲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

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剥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獻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爲勤王乎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

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

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錚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錚錒鐃鐸也以金錚和鼓鄭氏注云錚錚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錚于之名出於漢之大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錚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圜二尺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錚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錚錒鐃鐸也以金錚和鼓鄭氏注云錚錚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錚于之名出於漢之大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錚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圜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

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圜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一魚罇二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二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

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
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
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鈕也
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罇無損缺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
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
異自峽來寘諸箚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
藥銜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
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

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爲此
云

孫王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
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
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
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
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

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王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

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第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請託之至於三四

殷夢歛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
悟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
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
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
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
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
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
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
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
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
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
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
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
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
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
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

眷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
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
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
中與求魏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
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
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
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
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
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
大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
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
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
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

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
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
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爲吏
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謹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
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
爲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
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
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

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
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
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
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
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
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
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

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士卒伍廝圉玷汗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

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守豈介冑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

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爲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欲過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舉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

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爲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爲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爲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

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日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之偓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

貶柳州司戶叅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
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
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
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
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臠而拒貳
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

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
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本府卿事兼蜀郡長史
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
道采訪處置使兩京本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
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
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
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

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

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旣行猶多餘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爲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

篇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

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祗候見參樞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爲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史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爲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爲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爲文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

呂惠卿告詞云首建書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

容齋二筆卷第十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二筆卷第十二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湣齒而齊亡

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為忠臣

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美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

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
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
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
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
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克用歸欲勸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

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為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
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
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主曰公往
矣我自為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
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
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
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
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
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
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為之用
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
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為國者其勿
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
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
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擗裂
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
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
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
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
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怒曷陟此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固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白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苛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審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
鑿次及越騎伏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
遵丘賦於葦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
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
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
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
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
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
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
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汎泉
穴出灑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
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
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
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
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
君歆文云爭席蒲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
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
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
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揚朱爭席一節
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
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元云一
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
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
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
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並同子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
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
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矚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

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為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為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

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佃處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萍爾筆鋒肆其滂葩佃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雩都縣

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為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為硯予向來守郡
日所得者利缺兩角猶重十斤瀋墨如發硎其
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
銘於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
卒以圓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廢祀歇而
此獨也存縣贛之書曰若灌池研為我得而銘
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
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
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翰不盡頃從關
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道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
兩岨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
深叢見孤潔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

低面不敢按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
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
元初扶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
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
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
蓋他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
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
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
豈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
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
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
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繇讀曰
徭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
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
乂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繇與由同毆與驅同掩

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犇古奔
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
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
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
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
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
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
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

勝載其豁伏恢坐邾陝治脫攘藝垣縮顛擅酣
侔重禹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中所
注尤為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
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吉亦注為蕭何曹參威文顏閔必注為齊威
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
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叙例云至
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
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邱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

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為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渾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
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
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為穆公

容齋二筆卷第十二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
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
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許也太平之二年進
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
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
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
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
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
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為穆公

容齋二筆卷第十二

容齋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
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
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許也太平之二年進
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
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
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
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